

爱是一种没有形式的存在

右岸

我们之间，一条爱的河流

[日] 辻仁成 著

张秋明 译

爱是一种没有形式的存在



UGAN

Copyright© 2008 by Hitonari Tsuji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Shueisha Inc.,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itonari Tsuji

Through Jan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版贸核渝字(2012)第09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右岸：我们之间，一条爱的河流 / (日)辻仁成 著；

张秋明 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6

ISBN 978-7-229-06676-5

I. ①右… II. ①辻…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7477号

右岸：我们之间，一条爱的河流

YOUAN WOMENZHIJIAN YITIAOAIDEHELIU

[日]辻仁成 著

张秋明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责任编辑：王春霞

责任印制：杨 宁

营销编辑：刘 菲

装帧设计：荆棘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6.375 字数：280千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 一 折弯汤匙的少年 / 1
- 二 凌空飞起的招财猫 / 116
- 三 新生命 / 192
- 四 爱的森林 / 268
- 五 赤沼马戏团 / 371
- 六 失而复得 / 454

一 折弯汤匙的少年

1 “自杀式滑草”

一九六〇年十月，祖父江九¹出生时，第一眼看到的并非他母亲的容颜，也不是接生婆老迈的脸，而是他父亲秃头、宛若岩石的脸庞。

远藤匠看似顽固的脸，为了挤出微笑而扭曲的影像，覆盖住整个视野。那个十分震撼的视野，从此烙印在阿九的脑海中，可说是他在这个世界的原风景。

毛发掉得精光的头皮，为阿匠倔强的容颜增添了强悍的色彩。再加上一对粗似毛虫的眉毛高高耸起，一双大眼吓人地瞪着。还有那个硬是比别人大了一倍的鹰钩鼻，以及紧闭成一条直线的顽固嘴唇，综合出这名大汉给人的既定印象。

其实，他很容易动容、很容易流泪，且充满人情味，个性温和无异于常人。只因为世人看到他的外貌，便视他为可怕的存在，也因此不管是否喜欢，直接就将他归类为不同世界的人。

即便面带微笑，也会被误以为是在威胁对方；闭着嘴不说话，更会让人感受到一股杀意。

长相这东西影响了祖父江九的父亲远藤匠的一生。要不是生就那张嘴脸，阿匠也不会变成流氓吧！从他喜欢动植物的个性来看，照理

1 “祖父江”为其姓氏。

说应该开间花店或宠物店才对。

只有阿九的母亲祖父江七能够理解阿匠内心深处的柔情。

结果，两人生下了阿九。尽管阿七韶华已去，却依然是个美女，但阿九就像一般动物一样，只能从双亲身上各自遗传到一半的基因。

头发是有的，不过眉毛长得又粗又硬。眼睛圆大，鼻子比父亲尤有过之。下巴分裂成两半，骨架呈现九州人的特征——颧骨隆起。身形高壮和下体大如种马的特点，可说是完全来自父亲的遗传。

“从某个角度看，还是很帅的啦！”

阿九终其一生都很在意寺内茉莉小时候所说的这句话。

祖父江七明知道远藤匠已有家室，却还是选择做他的情妇。因为远藤匠在筑肥线的平交道上，为了救一只狗，而失去了一条腿。这件事让她感受到远藤匠内心真正的温柔。还记得那天，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只小狗，跌坐在铁轨上。眼看着平交道的栅栏已经放下，电车也越来越逼近。

“谁快救救它呀！”阿七大喊。

原本站在阿七身旁的男人，此时竟忽然穿过栅栏，冲上铁轨。因为事发突然，阿七吓得无法动弹。最后小狗获救了，但那个男人却被电车撞倒，身受重伤。这天，阿七本来要去拜访父母担任工友的小学。

虽然阿七不是这男人的朋友或情人，但此时也只得赶紧坐上救护车到医院，陪伴男人动完手术。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大声求救，所以多少有点责任；另一方面，则是想跟男人报告小狗得救的喜讯。

就这样，男人失去了一条腿，但两人却因此相识相恋。即使阿七知道对方是个流氓，却还是拗不过男人的追求与柔情，而动情答应。

远藤匠于阿九出生几个月后因中洲¹黑道械斗事件被警方逮捕。

在中洲一角拥有一些弟兄的远藤匠，为了替帮中人称“中洲鲨

1 地名，位于日本九州福岡市博多区。

鱼”的大哥新川英吉出气，黎明时带着手下突击对手。双方原属于同一组织，为了掌控狭小的中洲地盘而决裂。

由于远藤匠做人太过老实忠诚，以至于遭人利用，成了大哥新川英吉的代罪羔羊。远藤以杀人罪名入狱服刑不久后，他的手下便在新川的说服下宣布解散。

新川是个做事处心积虑的男人，他主动要求在远藤出狱前，以大哥的身份代为管理其手下。

还不到一年，新川到狱中探视远藤，提议让他管理打算解散的所有手下。关爱手下的远藤则不疑有他，甚至还认为大哥新川做人厚道。

岂料，这些人竟在后来新川扩张地盘至整个博多地区时，被当作炮灰，个个死于非命。远藤直到即将出狱的那年春天，才得知这件事。

远藤匠为阿七安排的住处位于福冈市南边的高宫区高台上。

安静的住宅区，十分符合远藤希望阿七尽可能远离自己所处世界的考量。而“平和町”这个地名，也是让远藤中意的理由之一。更何况，阿七父母工作和居住的小学就在邻区。

长久以来，阿七都没有将远藤介绍给双亲认识，直到怀了阿九才下定决心对父母坦白。但就算阿九的外公、也就是阿七的父亲勘六再怎么生气，阿七仍坚持肚子里的小孩绝对不能打掉，一定要生下来才行。

可是，阿七的父母却始终没有接纳远藤成为家人。

平和町一丁目是个充满坡道的住宅区，坡道尽头的高台上，耸立着直指向天的西日本广播电视塔。那是当时福冈最现代化的建筑物之一，也是著名的地标。

从阿九房间的窗户可以望见形似机器人的高塔，虽说是电视塔，却不像东京铁塔一样，而是当时新闻报道中常见的火箭造型。红白相间的条纹光彩夺目，可说是当年最新颖的设计。

或许因为这样，阿九刚上幼儿园时，附近的孩子们都深信，电视塔其实是载着核子弹头的美军洲际弹道飞弹，甚至连寺内茉莉的哥哥总一郎也异想天开地造谣说：“假如苏联来袭，飞弹就会射向莫斯科。”平和町的孩子们之间，一直如此流传着，直到冷战结束。

寺内茉莉和阿九家隔着一道高度约到小孩子腰部、大人可以轻松跨过的栅栏。当寺内茉莉一家刚搬到阿九家隔壁的时候，阿九的父亲进出家门还得避人耳目。起初，茉莉的父母看到隔壁经常有黑色高级轿车进出，不禁起了戒心，并考虑将栅栏加高。后来之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祖父江九家庭院中前所未见的美丽花朵吸引了他们，尤其深深吸引了向往成为园艺家的茉莉的母亲喜代。

照顾植物是阿七的工作，带回植物的却是远藤匠。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的，尽是些连植物园也难得一见的奇花异草，有来自南方的，也有从大陆渡海而来的。一年四季开着各种颜色的花朵，散发着不同的香气，美不胜收。这些都是远藤为心爱的阿七努力搜集来的。

阿九之后在大楼屋顶上种树、挖掘小沟渠、建造小屋，并且居住其中时，虽然早已遗忘了这一部分的记忆，但其实内心深处还隐约残存着亡父未竟的温柔梦想——和植物共同生活。

阿九还记得，每到星期天下午寺内一家四口用手肘拄着栅栏，捧着脸，欣赏阿九家值得夸耀的花园的情景；还记得母亲阿七骄傲地——解说开花的奇特植物时的身影；还记得当母亲解说完毕时，寺内茉莉和总一郎鼓掌的样子。

“这种白色的花叫做‘非洲凤仙花’，原产地是在南非的莫桑比克。从没去过的国家的花，就这样孤零零开在自己家的庭院，也不知道它快活吗？旁边不是还有一些小花怯生生地开着吗？瞧它们伸长枝叶的样子，长得还算不错。它们的名字是‘美人襟’，原产地是在安

第斯山南方。不知道安第斯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应该开着许多漂亮的花吧！那些花就跟茉莉一样可爱，真的好可爱！还有一堆长在墙角的是‘香雪球’，好像是来自欧洲吧！这样感觉自己好像毕业旅行的学生，看着这些花，心里不知不觉就快乐了起来。”

阿九头一次对异性产生爱意是看到茉莉在庭院一角跳舞的时候，而且她还是裸着上半身跳舞。

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在窗口的灯光下，或许是一股难以压抑的冲动吧！茉莉让身体顺着感情的引导，自由自在地手舞足蹈。她没有注意到自己跳舞的样子完全被站在庭院看星星的阿九给看了去。

她的手脚在只有自己能理解的旋律下舞动。然而乍看之下，外人其实不觉得那是舞蹈动作。虽然后来茉莉经常泡在“亲不孝路”上的迪斯科舞厅磨炼舞技，但此时她的舞蹈就像是充满原始性的祈祷。

双手高举，眼睛闭着，嘴里哼着不知名的曲调，宛若巫师对天祈福地扭腰摆臀。奇妙的舞姿自然地呈现在窗口微明的灯光下。她光着脚，只穿着内裤。尽管只有五岁，但少女半裸的舞姿对阿九来说，已经具有相当的冲击性。只不过，当时茉莉是因为刚洗完澡觉得很舒服，所以才不由自主地走出庭院婆婆起舞。

茉莉的母亲寺内喜代从屋里大喊：“茉莉！茉莉！洗完澡要赶紧穿上睡衣呀！”

接着，茉莉发现靠在栅栏上看得出神的阿九，立刻瞪大眼睛质问：“你在看什么？”

阿九虽然觉得困窘，还好凭着五岁小孩的机智，赶紧一笑置之。不过那光景早已烙印在他的心上，终其一生不能相忘。

茉莉平坦的胸部、濡湿的长发，还有宽松的内裤。胖嘟嘟的肚子和圆碌碌的大眼睛，充满了无法抑制的生命跃动。

“好奇怪哟，你跳的舞好奇怪哟！”

阿九为自己说出口是心非的话感到不可思议。他模仿起茉莉的舞姿，并用夸张而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茉莉直觉自己受到侮辱，毕竟在她的年纪，还无法理解那是一种表现爱意的方式。

“我跳的舞才没有那么奇怪！”

“好好笑哟！你跳的舞好奇怪哟！”

茉莉气得丢出石头，小石子直接打中阿九的眼睛。被送往医院的途中，阿九感觉紧闭的眼睑内侧已清楚地萌生出自我的意识。从那个事件之后，祖父江九从小孩蜕变成少年，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医生说：“还好打着眼白的部分，若打中黑眼球，肯定会失明！”

瞳孔下方如针孔的伤痕和茉莉的舞姿，从此残留在少年阿九的眼中，永远无法抹去。

六岁那年的秋天，阿九从出生地平和町一丁目，搬到外公居住的西高宫小学工友室。母亲为了能到中洲工作，将阿九托给外公、外婆照顾。阿九除了星期日可以回平和町的家跟母亲一起睡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和外公、外婆窝在工友室里，安静地生活。

由于阿九从入学前就在小学里生活，因此不像其他孩童对于入学典礼有新鲜的感受。而代替父亲教养他的外公勘六虽然个性保守、具有严格的旧道德理念，却很受到西高宫小学生的爱戴。

勘六对于昆虫的知识比自然老师还要丰富，尽管他并非学者，花费一生搜集的大量标本却受到好评，还担任过福冈昆虫学会的副理事长。

当时在西高宫小学，学生到工友室听勘六说话，也算是上课的一环。一进门约有四十张榻榻米大的水泥地房，整齐收放着扫帚、畚箕以及其他整理庭院的工具。再进去有两间房，分别有八张和六张榻榻米大，是祖孙三人生活的空间。房里的墙上挂着勘六搜集的标本。满满一整面墙的珍奇昆虫标本，是勘六花了一生心血搜集来的财产。

无论大人或小孩，凡是头一次看到这些标本的人，肯定会发出这样的惊叹：“哇！好厉害呀！”从锹形虫到独角仙、螳螂、金龟子、蚱蜢、蝴蝶、蛾、蝉等，应有尽有，好几千只的昆虫，就这样被大头针钉在盒子里做成标本。

看着用说戏曲的语调为孩子们解说的勘六身影，阿九心中自然浮现阿七温柔而开朗地为邻居说明庭院植物的样子。

平常吵闹不休的西高宫小学生，眼神发亮、乖乖地听着勘六说明，那副认真模样是课堂上看不到的。

校长连忙抓着年轻老师得意地说：“这才是教育应有的风貌！”

勘六的妻子，也就是阿七的母亲祖父江三，是个以夫为重的传统日本女性。看着外婆默默工作的身影，阿九觉得她就像只辛勤的蚂蚁。

阿三不像她丈夫那么会说话、能够抓住孩童的心，所以几乎不太开口。凡事绝对不会强出头，总是退居在勘六背后，露出温和的笑容。而勘六的任何杂事，也全都委托她负责。

“阿三、阿三！阿三、阿三！”勘六从早到晚不断喊着阿三的名字，就连想不起事情，也要由她来解决。起初，阿九觉得外公还真会使唤人，但渐渐地才明白，那是长年相伴的夫妇间一种确认爱情的行为。而且，这种体悟并非某一天突然开窍理解，而是以水滴石穿般的速度深植于阿九的意识之中。

“阿三、阿三！喂，阿三、阿三！那个……那个在哪里呀？”

“那个是什么呀？孩子的爹。”

“笨蛋，那个就是那个嘛！那个呀……喂，阿三！”

从老夫妇面对世界的耿直态度中，阿九学会了许多事。

阿九开始在工友室生活时，茉莉的哥哥总一郎已经就读于西高宫小学。对阿九而言，总一郎是他在学校唯一认识的朋友。其重要性在

日后与茉莉不相上下，甚至大大地影响了阿九的人生。总之，总一郎于阿九，是很特别的人。

虽然总一郎只是个小孩，但却像个小小哲学家似的。聪明和不容忽视的存在感，让他在学校里十分显眼。然而，看在那些愚蠢的老师眼中，他却只是个难以管教的坏学生。

长大之后，阿九仍经常在梦中忆起当时总一郎的脸。他在晚年回忆：“脸对一个人而言，像是入口，也像是出口。”

总一郎从小就有张成熟的脸。他的双眼不像一般小学生那样清澈无邪，反倒比较像是存活了好几百年的老奸巨猾的吸血鬼或是盯住猎物不放的野鸟。在他那双看透世界的眼睛中，透露出体悟人生的耀眼光芒，且充满了身为求道者该有的资质。对于总一郎日后闹出让高宫地区民众战栗不安的重大事件，阿九在未完成的思想书《祖父江九启示录》中，形容那是“对命运的反击”。毕竟，命运因为反击而起反动，才是最可怕的。

小学一年级时，阿九俨然成了总一郎的手下。

比起跟同年纪的小孩子玩，阿九觉得在总一郎身边反而更刺激、更有趣。总一郎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大群小孩，阿九是其中之一。

阿九经常在放学后跟着总一郎到处跑，而总一郎也把阿九当弟弟般对待，让茉莉十分嫉妒。

“好过分！为什么哥哥老是命令阿九啊？”

“没办法呀！谁叫茉莉是女生。”

听到阿九这样的回答，茉莉气得噘起嘴，鼓起腮帮子。自从上小学以来，阿九对茉莉的心意就起了明显的变化，只是当时的他还没发觉那就是爱情。

茉莉只要一闹别扭，就会在总一郎的同伴面前跳舞，而大家也都很喜欢看她跳，不过总一郎却绝对不会笑。总一郎看穿了茉莉的心，

也能够看穿所有人的心，所以他常常讽刺那些散漫大人们的言行。

“为什么老师没有经验、没有实际成绩，也没有向学的心，却可以明确规定所有事情？”

“可恶！总一郎怎么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种话？”

“难道小孩就不能对大人发表意见吗？难怪没人劝得动那些老是采取错误行动的当权者，害日本不断地发起战争！”

看在其他孩子眼中，总一郎对抗老师的模样十分帅气，无论是哪方面，都可说是孩子们的表率。总一郎也是思想家，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早已被神化。

另外，总一郎还发明了许多游戏，带给孩子们创造乐趣。例如他曾经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发明了一种名为“自杀式滑草”的游戏。

离电视塔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净水厂，从那里爬上一段坡度极陡的路即可到达堤防。堤防高约十米，斜坡种植草坪，整理得十分漂亮。但因为坡度太陡的关系，所以从来没人敢在上面滑草。

某天，总一郎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个纸箱，然后坐进纸箱里，从堤防上滑下来。起初，孩子们只是在一旁为从陡坡滑下来的他加油，并且打从心底佩服他的勇敢，视他为英雄。

男孩子们开始仿效他的动作，钻进纸箱，滑下斜坡。除了刺激有趣之外，也相当有成就感。从此以后，成功征服这条陡坡，便成了西高宫小学男生的英勇证明。

由于当时阿九还小，只能在一旁默默看总一郎跟大伙儿冒险，并在心中暗自发誓，有一天自己也要征服这条斜坡。后来开始有人因“自杀式滑草”而受伤，总一郎却负起全责，在办公室前罚站了半天。总一郎的同学不慎摔出纸箱，撞上坡道下的水泥地面，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肩膀脱臼，右半边脸部严重擦伤。

但总一郎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反而又替全身缠着绷带的同学取

了个“木乃伊”的绰号，并命令其他同学把家里的绷带带来，这次阿九也从家里的药品箱偷出绷带。午休时，许多同学将总一郎身上缠满绷带。就这样，总一郎在学校午休时间变成“木乃伊”，大吵大闹，自然放学后又被罚站在办公室门口，而且手上还得提着装满水的水桶。

阿九偷偷跑来探望，总一郎则是满脸认真地告诫：“阿九，玩游戏要拼命才有意思。没有比不拼命玩游戏更无聊的了。人的一生也是要拼命才好玩，任何事情都必须像个笨蛋一样认真看待，否则就毫无意义。这一点你可要好好记住。人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个世上，说穿了不就是为了拼命吗？”

这些话日后为阿九指出了一个人生方向。

2 “空中的道路”

小学时代的祖父江九，一天的生活从打开校门开始。

早上七点被外婆阿三叫醒，在七点半之前必须和外公勘六分头奔走，打开校门、体育馆和所有教室的门。

阿九负责的是体育馆大门和邻近的几间教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体育馆后面的北门。因为只要超过七点半一分钟，凡事喜欢拔得头筹的武市就会气得大吼大叫。武市是从壹岐转学过来的调皮少年，肤色黝黑、个性急躁，喜欢打架且动作粗暴。

习惯用武力掌控其他小孩的武市，和奉自由为信条的总一郎，可说是死对头。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对盘，但还不到以武力决胜负的地步。因为武市似乎能感受到总一郎身上有一种无法形容、自己所没有的可怕力量，所以始终不敢动手。

武市不管什么事都要抢第一，七点半门一开，他就出现在校门口。有一次，阿九从朋友那里得知武市第一个来学校的真正理由。

“武市的父母离婚了，母亲再婚，武市跟着一起搬到继父家。武市被其他已经在念国中的兄弟姐妹排挤，不得已只好早点来学校。”

头一次听到“离婚”一词的阿九，想到自己信以为死去的父亲，不禁觉得武市和自己有着类似的身世。

“阿九，你太晚了。要吃我几记拳头才甘心呢？还不快开门！”

那天，阿九做了个噩梦，所以不小心睡过头了。睁开眼时，泪流满面的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梦的内容。更可怕的是，在那之后三年，直到发生那件事情为止，同样的梦还经常撼动着阿九的夜晚。阿九当然无从得知这是因为自己具有预言能力的前兆。

“武市，对不起啦！我睡过头了。现在就去开门，等我一下。”

由于武市没有回应，阿九心惊胆战地打开门。踏进门来的武市，二话不说就对阿九使出眼镜蛇缠身术。

“好痛呀！武市，我都已经说对不起了……”

阿九蜷缩着身体，脊椎和脖子几乎快被折断了。武市仗着自己人高马大，下手硬是不留情。

“阿九，从今天起你就当我的手下！听到了没？”

尽管心里明白只要答应就能解脱，但阿九却怎么也不愿意，因为他向来都很想要成为总一郎精神性的手下。最后，武市敌不过阿九的骨气，还是放开他。吓得动弹不得的阿九窝在工友室睡觉。尽管害怕，却还是不敢对外公、外婆和老师们说出武市的恶行。

对企图掌握西高宫小学霸权的武市而言，寺内总一郎的存在，就像是眼中钉、肉中刺。面对总是态度超然的总一郎，随时想趁隙攻击的武市，开始把矛头指向总一郎的妹妹茉莉。

“你不是在福冈出生的吗？干吗用东京腔讲话？少假仙了！”

茉莉受到父母的影响，不太用博多腔说话。平常说话都模仿在大学任教的父亲，感觉有点像个小孩子。在东京出生的总一郎，试图率先成

为道地的博多人，而茉莉却始终对父母都会式的言谈充满了憧憬。

“茉莉，这里是福冈。既然要在福冈生活，就得像个福冈人一样！”武市说完用力地敲了一记茉莉的头。茉莉固然个性强悍，但当然不敌人高马大的武市。

然而总一郎却没有来解救茉莉。阿九见茉莉被武市等人包围，立刻跑去找总一郎。不料总一郎竟冷冷地回答：“这种事必须靠自己克服！”

看到总一郎不为所动的样子，气不过的阿九决定带着花坛里的石头去对付武市。因为一旦正面冲突，自己肯定打不过对方，于是采用背后偷袭的招数。果然成功击中武市的侧脸，将他打倒在地。虽然阿九的心里也很害怕，但对茉莉的担心多过恐惧。当老师们赶过来时，武市像个孩子一样抱头痛哭。

“为什么总哥不来救你呢？真奇怪，为什么不救自己的妹妹？”

阿九原以为能得到茉莉的感谢，没想到茉莉竟恶狠狠地警告他：“不要说我哥哥的坏话！你根本什么都不懂！”

明知道武市会报复，还是毅然决定出手相救，但为什么得不到她的感谢？阿九百思不得其解。

就这样，某天武市在众人面前逮住阿九，并使出新的角力技术来对付他，其他小孩则装作没看见。但阿九丝毫不肯屈服，就算在众人面前被用“卍”字固定法制住，就算脚都快被折断了，也绝不哭泣。茉莉跑过来大喊：“快住手！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却没看见总一郎的身影。

“阿九，你还好吧？我马上找哥哥来，你再等一下。”

茉莉跑开了，但她带回来的不是总一郎，而是外公勘六。一见到勘六，武市等人立刻逃跑。阿九心里很难过，不是因为被欺负，心有不甘；而是总一郎没来，让他感到有些落寞。

几天后，在净水厂堤防边滑草时，他问总一郎为什么不出面救

茉莉。

总一郎回答：“这种事本来就不应该依赖别人。”

由于福冈机场设在市区，因此经常有飞机在民宅上空盘旋，而净水厂上方则正好是飞机的航线，当孩子们玩腻了滑草游戏，就会躺在草地上，仰望掠过天空的巨大喷射机，发出喝彩。

“好大呀！”大家异口同声地欢呼。

看着大型客机飞过，总一郎低语：“她今后的人生，也不见得都有我陪在身边吧！”

就在这时，阿九感觉到一阵耳鸣。“叽……”头脑中心一阵痛楚，阿九闭上眼睛，因为他想起了那个恐怖噩梦的片段。浓厚的晨雾弥漫中，有个小小人影悬挂在树林中。

“阿九，你看！天空中也有道路。”

阿九心有余悸地睁开眼睛，眼前是一片辽阔的晴空，大型客机发出轰隆声响，驶过电视塔的尖端。

“我想说的是，任何地方都有出路。”

总一郎无视于阿九的不安，发出爽朗的笑声。

总一郎只有一次露出生气的表情。那是在学校谣传祖父江九的父亲是流氓后的三个月，总一郎动手修理了武市。

此时的阿九，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被关在监狱里，只听过母亲阿七说父亲死掉了。学校的老师们虽然知道阿九的身世，但也都刻意隐瞒。而茉莉的父母寺内新和喜代，也没有告诉自己的孩子们。

有关远藤匠即将假释出狱的消息，先是在中洲成为热门话题。被远藤匠视为大哥的新川英吉早已将他的组织解散，主要手下几乎都被新川利用，个个落得悲惨的下场。

透过狱友的通风报信，阿匠多少能获知外面世界的消息，也很清楚他的手下是如何被害死的。